



第肆本

蜩笑偶言

儼山纂錄

經世要談

海樵子

客問

擬詩外傳

吳風錄

理生玉鏡

種芋法

蠶經

養魚經

此當是鳩字然字典無此一寫
鳥只作醜者此在右此當是俗寫

蝟笑偶言一卷

蒲陽省齋鄭瑗仲瑩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及不見
信於其君。叔子不魴。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見
人。及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恠者。
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胤子無傲虐。能來
重繹。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
不靈。可畏哉。

表紹誅宦官。無鬚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鬚多濫死。
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及官其辱己者。
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空車轂。

學山

周文高言卷

一

一

反撲殺其佞已者蓋各繫其逢也
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
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
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
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
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
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
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
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嬪人者不避其至親所為如此
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

繭蠶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
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以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
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為漢
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克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
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所
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鱗以房帷之醜文信
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萋斐
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恠其然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氏之
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
之法如此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
以揖讓為揖遜以諄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
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
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

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它乎

陳琳為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
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
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
豈偶然哉

季羔避難而闔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
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詒之得人之與
失人何啻千里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
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為不義去國非為飲食也

而有時乎為飲食故魯膳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設而穆生去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獎其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球刺客不殺蔡中郎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劉禪既為安樂公而侍燕喜笑無蜀妓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為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息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久瞻望故都思與不患何往而不招諂古人所以賢死社稷也狄仁傑含垢忍耻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迂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為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驢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斲羊斟而因之喪師鄭
靈解龜獨斲子公而因之遇弒者遠矣中山君曰吾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
與招怨豈在大哉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
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
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竇謀誅宦官罹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
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鼯稷狐熏灌之難如此
履霜戒趾之戒可不慎乎

一梓

儼山纂錄一卷

上海陸深子淵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
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
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
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約有千里蓋
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
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邪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

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于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于陰陽之消長也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一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

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

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按黃鍾為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纍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

之本也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于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

卑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為雨雪是也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為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為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

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射者予未敢信以爲然

卷完

經要談一卷

晉安少谷鄭善夫繼之

應迹以委順為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爲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脩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

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爲仙釋却去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及到吾儒上豈是道理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蝓蛭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生恐懼皆習氣也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

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屨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筍耳是之謂大愛其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知酒之決能殺己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周江郎云無爲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爲謀府無息也無爲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

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為為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息不為則天
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為累若
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賢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
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
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為吾一
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
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

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
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
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空之謂義知天
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
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
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
十為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空所
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
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
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
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
王霸之分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耻其民不爲堯舜之民必有
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
不高爲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
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
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卽是自絕誰敢語以至
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已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
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
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跪五日燕山衛
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而朝廷云南巡決有禍
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奸朱寧逮之使不得前遂
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 旨杖八十
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仆死 朝廷亦竟

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叅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卽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卷完

海樵子一卷

澶淵端溪王崇慶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為積誠苦行難乎其言學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久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古之君子處己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己以道故其心公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顯則凌忽當世息賢而蔽怨則厭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鮮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克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
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
道也古教其衰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
然而無窮之戒可鑒也已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
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開關乎夕陽沉而晦幽其
一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
二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千百年必有大人興故大人之相契常間世而至道
相傳必神會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華夷之相率使
兵革藏矣吾願君子薦君子使讒夫往矣吾願男女
安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
矣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
大君有為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
是為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為
仁心王者見之為仁政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偽也夫德偽而言傳者鮮矣是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為主以奠安生民為急以講明心學為要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燮理人知聖人之燮理不知天地未嘗不自燮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始照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

始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斂誰謂天地不自燮理乎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天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真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欲以克氣克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常存不滅者道也士不聞道亾斯滅矣苟聞道則我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滅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

之可者也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炆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會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為乎是故晝之日夜之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憂憂而謂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儒將之用兵能以少擊衆能以靜使動能以志喻人
故少可擊衆則冗食無益矣靜可使動則機會無失
矣志可喻人則緩急無虞矣故相臣莫先於論將矣
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
項羽之竟自禡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
變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
故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海樵子卷完

客問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以
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
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風自火出
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溷赤者火質
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剋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
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
畫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
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為

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陽故常輕清
鼻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
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
食者重濁也前陰出溲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
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
泰之驗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
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橫出而成風上泄而
為雲皆人聚氣為之也故聽音望色知吉凶也師曠
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

必有賢人聚賢人者備具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為
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
毫髮弗爽也

客曰月星借日為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
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為光月其假日
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望而盈參差而缺合而晦
空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沉也東極之星
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有
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不因射而亦自
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之精各有光也客曰然則月

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生明死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虧盈之義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懽娛者春生之氣天下人心懽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平而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併則秋殺之氣應焉故沸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非矯說也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願欲常使其懽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鬪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各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相通達而無間者和以興瑞戾以致災人感天也寒涼悽凜霽朗暢豁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此應人者形聲也天者影響也動之而隨不可離焉者也世人言咎徵自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曲學阿世諂媚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客曰弗靖之國嘉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天定也者顧猶存雖中資而善誠申培旣去在哲聖而多迷譬之凜冽已成纖陽不展炎燥播煽勺水何庸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克臧則具是違天奪其衷莫之救矣

客曰今之世競專利以為俗矣其流奈何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百物天地迺天下之人皆攜取而公焉者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鍾亾虞君以垂壁擒

客曰今之養于校而舉之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予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息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初之用人也惟其才賢而已不限以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

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為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為也其相感於一時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息治於亳伊尹息治於莘高宗息治於諒陰傳說息治於巖下文王息治於岐宮太公息治於滋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冥符矣是以遇合而有為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息治積心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

所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篋珠翠盈囊繡
綺盈軸色艷盈室絃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譽淫樂
之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
知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
紀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
殆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弑僭之國
而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
息矣乎

客曰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善治也則如之何

曰凡為天下者殆博奕然苟局勢壞焉者乃不更其
局不變其勢而終其奕焉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
者不能及壞而勝也今之歲遷月繼而仕者猶之頓
理殘奕者也若聖賢者則非理殘奕者也必更其局
變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奕伊呂不為也東
周之殘奕尼軻不為也非不欲為也不可為也

客曰君子之一窮達者何也曰犧尊之水溝中之斷
其為木分一也摩天之羽尋丈之飛其為鳥分一也
冕黻之榮韋褐之賤其為人分一也故鴻賢哲士居
富顯而不驕在貧約而不懾知人分之一也分者何

學山 卷一 五
也性也性者天也命也古之聖賢所謂樂天知命者
樂吾所性而知至至之耳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卽天
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是性耳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矣天也者無不包焉無不貫焉重高之上極淵
之下皆天也天何擇哉是故君子雖有貴賤窮達安
苦之殊其天一也故不憂

客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
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
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而不入言偽酬而不光情參
慝而不諧無它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完

擬詩外傳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勉之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息焉寤而嘆焉筐
牀衽席而不安也絃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
者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茫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
窮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
少泣而益之也龜手歲蟬不過三日以蟬而爲
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
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噫此養已生者之
說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
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

不坐且孔子不憂不周轍孟軻不憂不歷說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治可亂乎曰如鼎載水厝之薪焉斯沸矣亂可治乎曰如釜載湯參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治沸斯亂致之在人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諸天者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貴平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得矣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有擇卿無擇

民者易相無易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古昔以來一土已爾堯曰唐矣舜曰虞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恒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此之謂也

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為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為家以天下為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為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一家亦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滿而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言好滿必凶也古盛之世言在都兪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陞其次言在疏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腸夫言而在於腹腸也亂亾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腹腸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苟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世士在遊寄亂亾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亾邦國

殄瘁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士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主民命者莫急於刑貪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曷其有所

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息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為淑子兄以此為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觀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亂甲冑之臣淫者國將弱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堯舜窮已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辭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已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奸雄竊奪生焉其爲百官也亦然詩曰此仇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掇此窮民裕已之謂也

清修玄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畎畝說在版築窮而聖修皆泊乎無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饗設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

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禍貽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末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掇克曾是在狂曾是服此之謂也

蜂棲蟻藏鳥實魚藻享各有分也而墨臣豪右之家皆綺鼎畫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覆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并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下民覩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
生德也而息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
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爲生
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士田女反有之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猾之子
遶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培之令舉之清途
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
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
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成矣詩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

或曰仲尼皇皇六籍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何必
金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待王者也
匪傳須頃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式而行之
仲尼之言不爲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人之盡庸
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海不必人之
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若彼草木不必
人之盡餌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之澤也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不
過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則相

去數千萬歲蟬蛻穿壤非可同日言也顏淵之時天下多百年之人矣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令德之謂也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為亂而窘蹙元元使之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奢淫貪媚其風足以導亂而茹拔姻婭布列有位其弊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之謂也

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警之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

者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握之法皆天子之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况於俊秀統袴之子乎而况於例蔭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穀藝而獲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穰莠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足矣擇鳳於雞之群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

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類
之言文王之能預養賢才備官人也

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率化也苟授之尸
素則泥飾一守木刻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
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淫汙則勾欄之伶國門之優
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而通今者則市井之
丁學究之庸可歟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檐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仆者鮮
矣然而小人之爲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夫爲
人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則不效

忌

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推讓賢俊則國采不曠

而王工興矣惜乎鄙夫哉無有自察其短者也譬之
乳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紕饋也不肖之子孰不曰吾
克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途之人焉則途之
人未有不以其才爲能者也何則三公之祿重姑冒
昧尸而爲之苟人不詰我之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
者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
冒萬鈞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爲駒不
顧其後此之謂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達四海通

萬世者也故曰不朽軫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臺榭之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也途衢之車馬非可常擁也不撫時樹之德而揚其聲名也愚亦甚矣詩曰蟬蛸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言賢及時脩善也

天地聖賢皆以革化抹害爲職是故寒極矣而調之溫煦暑極矣而調之清涼日月以晦冥而觀照雷霆以藏蟄而鼓動雨露以燻槁而沾潤故舜禹以洪水后稷以阻飢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子孟軻以楊墨炎漢以暴秦而皇祖以豪右貪人詩曰念茲

皇天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息而不忘也

明王之禮天下也必得臣之死志而後可將無死志觀敵而解相無死志臨節而渝諫臣無死志逢事而默守令無死志履貨而黷詩曰之死矢靡它言專心匪躬以事君也

天下之民之貧富壽夭賢賤也其係於時代國法吏治矣乎堯舜之時聖賢賢桀紂之時佞人賢時代也周之法民富而壽秦之法民貧而折國法也漢吏廉而民優裕元吏貪而民匱竭吏治也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所遭也

人之為言知索盜矣而不知所以致盜者官方之虐
燬驅之也知竊民小盜以國法公罪之矣而不知貪
汙之大盜當有天刑以默治之也可不畏乎詩曰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

守令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
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瓜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
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涕之胥皂懷之尚
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擬詩外傳卷完

吳風錄一卷

黃省曾勉之

自吳王闔廬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臺上立春宵
宮為長夜之飲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
與西施為嬉白居易治吳則與容滿蟬態輩十妓遊
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舫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
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
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它所則
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
鼓吹沸川以往

自吳王光僚骨肉戕殺至今九族昆弟互謀交爭鮮

有親睦者

自角里披裘公季札范蠡輩前後潔身歷世不絕時時有高隱者永樂中有王賓氏

自漢蔡經居胥門而王方平麻姑會于其室魏伯陽作丹飛昇揚羲陸脩靜菴入勾曲山學道至今吳下好談神仙之術然聲色汨之卒皆無成最下者造黃白偽金謂之茅銀用此欺購者衆

自梁鴻由扶風東方朔由厭次梅福由壽春戴逵由剡適吳國人主之愛禮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雖編籍爲諸生亦無攻發之者亦多亡命

之好託之醫卜群術以求容焉

自梁武帝好佛大興塔寺竺道生虎丘聚石爲徒講涅槃經石皆首肯支遁入道支硎山海上浮二石像于開元寺至今虎丘開元每有方僧習禪設會講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

自六朝文士好嗜詞賦二陸擷其英華國初四才子爲盛至今髫髻童子卽能言詞賦村農學究解作律詠

自王謝支遁喜爲清談至今士夫相聚觴酒爲閒語終日然多浮虛艷辭不敦實幹務

自梁王侃明三禮孝經論語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語義十卷陳張冲撰春秋義喪服義三卷孝經論語義十卷隋褚暉撰禮疏一百卷而陸元朗論撰尤多至今吳人善著書然喜哀集文章雜事無明瑩篤實而通經者

自吳曹弗興畫赤龍兵符圖置龍水傍應時雨足張僧繇丹青絕代而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點睛者飛去張璪雙管為生枝枯枿入神品滕昌祐花鳥何克寫貌至今吳人善畫者多

自張弘善篆張彭祖善隸右軍每見其縑素尺牘則藏之張旭草書入神品至今吳人善書章草稱宋克能品稱徐有貞李應禎吳寬而超入於晉者惟祝允明得變化之妙

自席謙善碁石荆山善琴呂彥直善雙鈎張珙善刊鑿至今吳中多碁客琴師雙鈎然遂利而為無古人自得之妙

自朱勔創以花石媚進建節鉞而太湖石一座得銀碗千役夫賜郎官金帶石封為盤固侯壘為良嶽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築峙奇峯陰洞至諸賢占據名島以鑿鑿而嵌空妙絕珍花異木錯映闌圃雖閭

閻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以此務爲饕餮積金以
克衆欲而朱劬子孫居虎丘之麓尚以種藝壘山爲
業游於王侯之門俗呼爲花園子其貧者歲時擔花
鬻於吳城而桑麻之事衰矣

自蘇師旦以韓氏書史受諸將賄至今吳人好遊託
權要起家永樂時附于權臣紀綱者有陳湖陸氏張
氏正德間附于閩人劉瑾者有湯氏家無擔石者入
仕二三年卽成鉅富由是莫不以仕爲賈而求入學
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陸家宰贖貨萬
餘以宸濠黨謫戍陸太守營新宅甲吳中今歸它人

天道雖不爽而貪者尤甚然持廉而不營產者則日
爲痴其廉行最著者御史陳祚副使陳琦郎中張瑛
自元氏海運用海民朱清張瑄而瑄子文虎遂以戶
部尚書領漕取路大洋旬日達于直沽由是朱張二
氏得以交通諸蕃貿易占刈官廬販鹽行劫第宅遍
于吳中瑄妾楊氏美而悍別建第於乘魚橋謂之四
夫人府後沒籍二氏特立提舉司專典其金帛至今
吳人有通蕃求富者並海崇明三沙姦民多以行販
鈔掠爲業

自沈萬三秀好廣闢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競以

求富為務書生惟藉進身為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忠

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窰器書畫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銅器萬件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自正德中吳中古墓如城內梁朝公主墳盤門外孫王陵張士誠母墳俱為勢豪所發獲其殉葬金玉古器萬萬計開吳民發掘之端其後西山九龍塢諸墳凡墓後二三日間即發掘之取其歛衣與棺傾其尸

于土蓋少久則墓有宿草不可為矣所發之棺則歸寄勢要家人店肆以賣乃稍稍輯獲其狀胡太守纘宗發其事罪者若干人至今墓家不謹守者間或遭之

自曹太守驚物於民皆有鋪戶答應十其入而一其酬在昔已有曹平分傳白奪之謠至今郡縣刻剝鋪戶嘉靖十二年霸州王儀以御史來則鋪戶一切革之

自郡守徐親信吏胥門隸往往成富人至今為吏胥門隸者酷以剝剋訟人為事而隸人之害為尤甚一

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因緣為奸買票出則橫行
動輒索數十金其富而訟者糧長之欲脫稽其逋者
所贈尤多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為鼓鑄國房王氏債典而大
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摧管其利而村鎮之負
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至今吳中縉紳士夫多以
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與販鹽酤其
術倍剋於齊民

自江右張鰲山提學來吳廢七塔朱明二尼寺以業
宦室胡太守又廢景德等寺為子游等祠公館且往

往魏贈勢顯由是自城至於四郊及西山一帶率為
權豪所奪為書院園圃墳墓而吳之叢林無完者矣
至于黃縣令董希效則又盡撤古刹以贈權門貪夫
否則厚估其值令釋道納之大擾郡中至今未已
自郭令信任鉅富糧長納其贓賄千萬以致糧長倍
收人戶吞併鄉民莫之控訴而糧長自用官銀買田
造宅置妾百費則又開坐于小戶謬言其逋至今糧
長虎噬百姓以奉縣官

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椎油作麵
傭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家人奴僕為郎中吏人為

相公

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鬪巧以治文具行賂者乃贈郡縣故郡縣宦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州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往至今為民害未已云

吳風錄一卷止

理生玉鏡稻品一卷

五嶽黃省會勉之

稻之粒其白如霜其性空水說文謂之稌沛國謂之稌以黏者謂之糯亦謂之秣以不黏者謂之粳亦謂之粳故汜勝之云三月而種粳四月而種秣然皆謂之稻魯論之食夫稻粳也月令之秣稻糯也糯無芒稊有芒稊之小者謂之秣秣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稊之熟也晚故曰晚稻京口大稻謂之秣小稻謂之秣其粒細長而白味甘而香九月而熟是謂稻之上品曰箭子

其粒大而芒紅皮赤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紅蓮

其粒小而色白四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六十日稻
又遲者謂之八十日稻又遲者謂之百日赤而毗陵
小稻之種亦有六十日秈八十日秈百日秈之品而
皆自占城來寔耐水旱而成實作飯則差硬宋氏使
占城珍寶易之以給於民者在太平六十日秈謂之
拖犁歸有赤紅秈有百日秈俱白稗而無芒或七月
或八月而熟其味白淡而紅甘在閩無芒而粒細有
六十日可穫者有百日可穫者皆曰占城稻

其粒尖色紅而性硬四月而種七月而熟曰金城稻
是惟高仰之所種松江謂之赤米乃穀之下品四明

次於占城其殆卽所謂百日赤歟

其粒長而色斑五月而種九月而熟松江謂之勝紅
蓮性硬而皮莖俱白謂之穠稔稻

其粒大色白稗軟而有芒謂之雪裏棟

其粒白無芒而稗矮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師姑
杭湖州錄云言其無芒也四明謂之矮白

其粒赤而稗芒白五月初而種八月而熟謂之早白
稻松江謂之小白四明謂之細白九月而熟謂之晚
白又謂蘆花白松江謂之大白

其三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麥爭場

其再蒔而晚熟者謂之烏口稻在松江色黑而耐水與寒又謂之冷水結是為稻之下品

其已刈而根復發苗再實者謂之再熟稻亦謂之再

撩其粒白而大四月而種八月而熟謂之中秋稻在松江八月墾而熟者謂之早中秋又謂之閃西風

其粒白而穀紫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紫芒稻

其秀最易謂之下馬看又謂之三朝齊蘇州錄云言其齊熟也

其在松江粒小而性柔有紅芒白芒之等七月而熟

曰香秈其粒小色斑以三五十粒入它米數升炊之

芬芳馨美者謂之香子又謂之香糲

其在湖州一穗而三百餘粒者謂之三穗干

其粒長而釀酒倍多者謂之金釵糯

其色白而性軟五月而種十月而熟曰羊脂糯

其芒長而穀多白桴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臘脂

糯太平謂之硃砂糯

其色斑五月而種十月而熟謂之虎皮糯太平錄云

厚桴紅黑斑而芒

其粒最長白桴而有芒四月而種七月而熟謂之趕

陳糯太平謂之雀不覺亦謂之秬糯

其粒大而色白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矮糯亦謂之矮兒糯

其桴黃而芒赤已熟而稈微青布宜良田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青稈糯

其粒大而色白芒長而熟最晚其色易變其釀酒最佳謂之蘆黃糯湖州謂之泥裏變言其不待日之曬也

其粒圓白而桴黃大暑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釀酒謂之秋風糯可以代稷而輸租又謂之瞞官糯松江

種芋法一卷

黃省曾

一之名

芋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徐鍇曰芋猶吁

吁驚辭也故曰駭人齊人謂之莒孝經授神契謂之

莒芋廣雅謂之渠芋葉謂之蕪載廣志凡十四等有

曰君子芋大如斗魁如杵旒有曰車轂芋有曰鋸子

芋有曰旁巨芋有曰青邊芋此四芋是多子有曰談

芋魁大如瓶小子葉如散蓋紺色而紫莖其長丈餘

易熟長是爲芋之最善者莖可作羹臠肥澀得飲乃

下有曰蔓芋綠枝而生有曰鷄子芋色黃有曰百果

芋魁大而子繁多畝收百斛種以百畝葉以養堯有
曰旱芋七月熟有曰九面芋大而不美有曰象空芋
大而弱使人易飢有曰青芋有素芋子皆不可食
唐本注云芋有六種青芋細長毒多初煮要須灰汁
易水熟乃堪食爾白芋圓芋連禪芋紫芋毒少並正
爾蒸煮噉之員白連禪又可蕪肉作羹野芋大毒不
可噉也陶隱居謂之老芋形葉相似如一根並殺人
垂死者飲以土漿糞汁可活本草謂之土芝蜀謂之
蹲鴟前漢謂之芋魁後漢謂之芋渠葉兪縣有百子
芋新鄭有博士芋蔓生而根如鵝鴨卵今有南京芋

煮之可拈皮而食甘滑異於它品茅山有紫芋吳郡
所產大者謂之芋頭旁生小者謂之芋妳種之水田
者為水芋但廣雅曰藉姑水芋也亦曰烏芋本草烏
芋一名水萍一名槎牙一名茨菰一名鳧茨毗陵錄
謂之燕尾草以其葉如楹也又名田酥狀如澤瀉不
正似芋根黃而小恐自為一種非土芝之水芋也吉
安錄有乾濕二種濕名水芋乾名黃芋味差劣松志
蘇之西境多水芋以芋魁為旱芋嘉定名之博羅又
有皮黃肉白甘美可食莖葉如扁豆而細謂之香芋
又有引蔓開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

之
二之食忌

本草云有毒陶隱居曰生則有毒性滑尤為服餌家之所忌博物志云野芋狀小于家芋食之殺人蓋蘇也家芋種之三年不收旅生亦不可食劉禹錫云十月後曬乾收之冬月食不發病它時月不可食久食則虛勞無力圖經曰食之過多則有損傷唐本云多食動宿冷

三之藝法

種芋之古法汜勝之書曰區方深皆三尺取豆箕納

區中足踐之厚尺五寸取區上濕土和糞納區中箕上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踐之旱則數澆箕爛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

齊民要術云宜擇肥緩土近水處和柔糞之二月注雨可種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斫其旁以緩其上旱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

崔寔曰正月可蒞芋

家政法曰二月可種芋

務本新書曰芋宜沙白地宜深耕二月種為上時
相去六七寸下一芋芋羞三日衆人來往眼目多見
并聞刷鍋聲處多不滋胤比及炎熱苗高則旺頻鋤
其芴秋生子葉以上壅其根霜後收之又云區長丈
餘深闊各一尺區行相間一步寬則透風滋胤
物類相感志江湖所生土芋磊塊自實若天雷頻則
多生若耕種欲取不得名之若呼芋字則逡巡不見
矣

種芋之今法十月收芋子不必芋魁恐妨鬻食但擇
芴生圓全者每畝約留三千子掘地尺五寸窖藏之

上要以土若不藏經凍則疎壤無力矣至開春
通可耕先鋤地摩塊曬得白背又倒土以曬二三次
去其草每畝用圍糞二十擔勻澆候糞入土卽再鋤
轉否則糞見日而力薄臨種下水之後再下豆餅五
斗清明後下秧秧田種田皆宜加以新土和桑之否
則蒔插硬礫損子秧田鋤過曬得白背車水作平出
所窖芋子有芽者以芽其上無芽者以根在下密布
田中以稻草蓋之日曝其芽萐瘁日澆水一次或隔
日亦可待芽間吐發三四葉長二三寸卽可種矣葉
多而太長則種之必盡落故葉而重吐發是為失時

種時相去一尺八寸下一芋子或一尺六寸種必在小滿前種後肥土必沫沸空去其草乾一二日其根乃行不乾則根腐黃而不生乾至小小土坵卽上水若大坵則乾壞矣常常使潤澤種時以陰天乃爲佳至七月乃塘塘法在芋子四角之中掘其土遍畝皆然壅在根上則土緩而結子圓大霜後起之芋魁每千可鬻白金一兩芋苽千斤可鬻白金一兩五錢田之有瓦礫者不可種凡種二歲必再易田不然則不長旺所易之田種禾仍佳

凡種旱芋於二三月間往杭州買白者方是須

土淺耕下秧俟秧出復耕地懸開三四寸種後以土厚壅其根日澆之以水糞苗長不必糞則芴生小者尤多於水芋

其種就留於地冬間覆以稻草至明年二三月間起曬乾再下秧復如前種

四之事

史記卓王孫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蹲鴟者大芋也

左思三都賦所謂蹲鴟之沃則以爲濟世陽九是也袁安爲陰平長時年飢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

姓飢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而食

薛包歸先人塚側種稻芋稻以祭先芋以自給

李雄克成都衆甚飢餒乃將民就穀于剗掘野芋而食之

列仙傳曰酒客爲梁使蒸民益種芋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齊民要術曰芋可以度饑饉度凶年今中國多不以此爲意後生有耳目所不見聞者及水旱風蟲霜雹之災便能餓死滿道白骨交橫知而不種坐致泯滅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課之哉 種芋法一卷止

蠶經一卷

吳郡五嶽黃省曾勉之

一之藝桑

有地桑出於南潯有條桑出於杭之臨平其蠶之時以正月之上中旬其蠶之地以北新關內之江將橋旭旦也擔而至陳于梁之左右午而散大者株以二釐其長八尺其種也釋地而糞之截其枚謂之嫁留近本之餘尺餘許深埋之出土也寸焉培而高之以泄水墨其癩或覆以螺殼或塗以蠟而瀝青油煎封之是防梅雨之所侵糞其周圍使其根四達若直灌其本則蠶而死未活也不可灌水灌以和水之糞二年而盛

其在土也月一鋤焉或二起翻也必尺許灌以純糞
遍沃于桑之地使其根之引者不摘葉也三年則
其發茂禁損其枝之奮者桑之下厥草不留則茂午
日不可以鋤蠶之時其摘也必潔淨遂剪焉南澤之
剪價以
必於交湊之處空其幹焉則來年條滋而葉厚歲
歲剪條則盛禁原蠶之飼飼則來年枝纖而葉薄
其占桑葉之賢賤也以正月之上旬木在一日也則
為蚕食一葉為甚賢木在九日也則為蠶食九葉為
甚賤又以三月之三日有雨則貴四日尤賢諺曰三
日尤可四日殺我陰而不雨則蠶大善其壅也以糞

以蠶沙以稻草之灰以溝池之泥以肥土其初藝之
壅也以水藻以綿花之子壅其本則煖而易發初春
而脩也去其枝之枯者樹之低小者啓其根而糞泥
壅之不狀則葉遲而薄凡擇桑之本也皺皮者其葉
必小而薄白皮而節疏芽大者為柿葉之桑其葉必
大而厚是堅繭而多絲高而白者宜山岡之地或墻
隅而籬畔五月也收桑椹而水淘少曬焉畦而種之
至冬而焚其梢及明年而分種之短而青者宜水鄉
之地正二月也木鈎攀之土壓暮年而截之移而種
之歲糞也二其壓也濕土則條爛焦土則根生撒子

而種不若條而壓其為桑之害也有桑牛尋其穴桐
油抹之則死或以蒲母草草之狀也如竹葉其桑葉
之葉癩也亦以草汁而沃之桑之下可以藝蔬其藝
桑之園不可以藝楊藝之多楊甲之蟲是食桑皮而
子化其中焉二月而接也有插接有劈接有壓接有
搭接有換接穀而接桑也其葉肥大桑而接梨也則
脆美桑而接楊梅也則不酸勿用雞脚之桑其葉薄
是薄繭而少絲其葉之生黃衣而皺者木將就槁名
曰金桑蠶則不食先樵而後葉者其葉必少有柘蠶
焉是食柘而早繭其青桑無子而葉不甚厚者是空

初蠶望海之桑種之術與白桑同是皆臘月開塘而
加糞卽壅之以土泥或二或三或六七月之間乃去其
虫開塘加糞壅土宜遲紫藤之桑其種高大是不用
剪其葉厚大尤早種之也宜通于竈屋不必開塘而
糞壅惟幼稚之時待冬而糞或二或三以臘月為佳
二之宮宇

蠶之性喜靜而惡喧故宜靜室喜煖而惡濕故宜版
室室靜可以辟人聲之喧鬧室密可以辟南風之吹
襲室版可以辟地氣之蒸鬱

三之器具

其切桑之刀空闊而利其方筐之制縱八尺廣六尺
其圓箔之造在盤門張公之橋價以十五文有火箱
蠶之自蟻而三眠也用之

四之種連

其在簇也擇繭之尖細堅小者腰小者雄也圓慢厚
者腰大者雌也相兼而收以簇中為佳近上則絲薄
近下則子不生其蛾之生也取其同時者擇而對焉
自辰而交迺拆厥氣乃全其放子也必覆而暗之見
光則其子遊散其為連也必桑皮之紙出於南潯母娥之
覆也四五日厥氣迺固沃之以絲之湯則子不落其

子之如環如堆者棄之貫之以桑皮忌麻苧之線懸
之於涼處忌烟薰日炙之所至端午也以蒲以艾以
柳和井水而浸少時焉去其尿以懸其蠶蠶十斤也
可以得三眠之蠶四十斤焉至臘之十二浸之於鹽
之滷至二十四出焉則利於縲絲或曰臘之八日以
桑柴之灰或草之灰淋之汁以蠶連浸焉一日而出
繼以雪之水浸之懸而乾之或懸桑木之上以冒雨
雪二宿而收之則耐養二月十二浴焉清明之曉則
綿紙裹之藏於厨之內俟桑之芽如茶匙之大則綿
絮裹之暮也覆以所服之煖衣晨也覆以所蓋之煖

被既出也溫以火未出也禁以火焙其浸也用桑條
之灰濕其連而後搯之摺而浸之於鹵中卽鹽化之
水有分兩恐其浮也以磁器壓之其至二十四出也
用河水滌去其灰或置之扁中而沃之而後涼之掛
之則至春也者生否者陰不至於費葉至二月十二
浴也以菜之花野菜之花韭之花桃之花白豆之花
揉之水中而浴之蛾之放子也一夜而止否則生蟻
也不齊

五之育飼

其蠶之自蟻而三眠也俱用切葉其替擡也用糠籠

之灰糝焉則蠶體快而無疾或布網而擡替其飼火
蠶也必勤葉盡卽飼毋使飢吞火氣而病其替蠶也
食半而替則功省而蠶不勞其三眠之起也斤分於
一筐一筐之蠶可以得繭八斤爲絲一車而十六兩
其蟻之初出也以薔薇之葉焙燥操碎之糝之蟻上
聞香而集之於上乃以鵝翎拂下其厝火也炭之團
也蒸之而灰以遏之瓦以覆之溫溫然而已綿被以
隔之而後置之於被之上焉若熾焉或飢焉則傷於
火其長也焦黃不食而苑勿食水葉食則放白水而
苑雨中之所採也必拭而乾之或風戾之

六之登簇

簇以稻之草為之殺疏之必潔則不牽絲乃握而束之厚籍以所殺疏之草殼可以禦地濕可以承墜蠶廼以握許登之勿覆以紙至次之日少以稻之稈糝焉以屬其作綴之未成者勿用菜之箕善絆擾而薄繭七日而摘半月而蛾生交五月節梅風吹之則生凡蠶矢之青也為考之候其在簇而有雷則以退紙覆之以護其畏

七之擇蠶

長而瑩白者細絲之蠶大而晦色青葱者粗絲之蠶

皆擇去其蒙戎之衣其內潰而漬濕者謂之陰蠶及薄而雜者綿之蠶可為粗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大者謂之磨工

八之繰拍

其繰之不及也淹而甕之泥之每大缸用鹽四兩荷葉包之於缸甕之口又塞竇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泥之也仍數視之有少罅則

蛾生凡拈絲綿之線一分銀是拈一兩其為綿也蛾口為最上岸次之黃繭又次也繭衣者為最下蛾口者出蛾之繭也上岸者繰湯無緒撈而出者也繭衣

繭外之蒙戎蠶初作繭而營者也

九之戒宜

不可以受油鑊之氣不可以受煤氣不可以焚香亦不可以佩香零陵香亦在所忌否則焦黃而死不可以入生人否則遊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以食姜暨蠶豆養之人後高為善以筐計凡二十筐庸金一兩看繰絲之人南潯為善以日計每日庸金四分一車也六分其上簇也而無火則繰之也必不淨蠶煩之手不可以擷苦費手有苦費之氣今蠶青爛食之者亦不可以入蠶之室

蠶經卷止

養魚經一卷

黃省曾

一之種

古法俱求懷子鯉魚納之池中俾自涵育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賢也或在取近江湖藪澤陂泖水際之土十數舟布底則二年之內土中自有大魚宿子得水即生也

今之俗惟購魚秧其秧也漁人汎大江乘潮而布網取之者初也如針鋒然乃飼之以鷄鴨之卵黃或大麥之麩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大則鬻魚池養之家閩錄云仲春取子於江曰魚苗畜於小池稍長入葦塘

曰葦鱸可尺許徙之廣池飼以草九月乃取

有難長之秧曰艫艘其首黃色曰螺師青以其食螺

師也故名爾雅翼曰鱒魚食螺蚌是也其口尖暮年

而鼻竅始通不得通則死長至尺許乃易大

惟鱒魚為良其口闊而盆首似鯉而身圓謂之草魚

食草而易長爾雅翼曰鮭魚食草

白鯁乃魚之貴者白露左右始可納之池中或前一

月或後一月皆不育漁人攜於舟若煎炙油氣觸之

則目皆瞎京口錄云巨首細鱗池塘中多蓄之

鮠魚松之人於潮泥地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者

養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為池魚之最是食泥與百

藥無忌京口錄云頭扁而骨軟閩志云目赤而身圓

口小而鱗黑吳王論魚以鮠為上也其魚至冬能牽

被而自藏

二之法

凡鑿池養魚必以二有三善焉可以蓄水鬻時可去

大而存小可以解汎此池汎可入彼池

不可以漚麻一日即汎

魚遭鴿糞則汎以圍糞解之
魚之自糞多而反復食之則汎亦以圍糞解之

池不宜太深深則水寒而難長

魚食鷄鴨卵之黃則中寒而不予故魚秧皆不予

魚之行遊晝夜不息有洲島環轉則易長

池之傍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沉樹棟木則落

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子于上可以免鳥糞種

芙蓉岸周可以辟水獺

魚食楊花則病亦以糞解之食蟋蟀嫩草食稗子

池之正此浚宜特深魚必聚焉則三面有日而易長

飼之草亦宜此方一日而兩番須有定時魚小時草

必細飼至冬則不食

凡魚嘯子必沿水痕雖乾涸十年遇水即生其長甚

易其嘯子也以五月鯉魚以五月下惟銀魚鱸殘魚

嘯子於冰水解三日乃生也

飼魚之草不可撩水草恐有黑魚鮎魚等子在草上

是能食魚黑魚者鱧魚也夜則仰首而戴斗鮎魚者

鱖魚也即鯉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而無鱗是多涎

池中不可着碱水石灰能令魚沉

陶朱公曰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州則周遶無窮

自謂江湖也求懷子鯉魚三赤者二十頭牡鯉魚三

赤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佳

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
守者鼈也內之則魚不飛去至來年二月可得一赤
者一萬五千三赤者四萬五千二赤者萬枚直五千
可得榆莢一百二十五萬又明年一赤者十萬二赤
者五萬三赤者五萬四赤者四萬留二赤者二千爲
種餘可得榆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
也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赤谷中立水六赤凡池之
蘓相傳一夜生七子太密則魚皆鬱死必去其半乃
佳

三之江海諸品

江海之產有鱣鯉之魚其長丈餘鼻端有肉骨四分
身之一兩頰之肉謂之鹿頭可以爲鮓京口錄云是
兩種鱣肉之色白鯉肉之色黃廣州謂之鱣龍之魚
云類龍而無角

有鱸魚四腮巨口而細鱗非江海之產則三腮金谷
園記曰秋仲由海而入江可以作鱠京口錄有二種
曰脆鱸曰爛鱸閩志曰身有黑文

有鱒魚腹下之骨如鋸可勒故名出與石首同時海
人以冰養之而鬻于諸郡謂之冰鮮

有鯧魚身廣而頭銳細鱗而軟骨出于海

有石首之魚其色如金俗名黃魚棟花而來秋而化
鳧炙穀子曰石首鱖也首有小石故名海族志云其
初出水也龍鳴夜視則有光鹽曬為鱸則曰白鯊閩
謂之金鱗又謂之黃瓜

有白魚避暑錄云太湖之白魚冠天下梅後十有五
日入時於時白魚最盛謂之時裏白

有鰯魚縮項窄脊而細鱗博腹其味腴其色青白卽
魴魚也古稱漢水槎頭之鰯吳之太湖亦甚佳矣
有銀魚其形纖細明瑩如銀太湖之人多鱸以鬻焉
長者不過三寸

有鱠魚盛於四月鱗白如銀其味甘腴多骨而速腐
廣州謂之三鰲之魚閩志曰大者長數尺春末有之
有鱠殘之魚狀如銀魚而大冬月帶子者謂之挨冰
嘯

有鱖魚狹薄而首大長者盈尺其形如刀俗呼爲刀
鱖初春而出于湖爾雅曰鯨鱖刀注今之鱖魚也亦
呼爲刀魚說文鱖飲而不食魴魚也

有鮓子魚其生也帶子

有鰕魚巨口而細鱗肉味鮮美背黑有斑本草云昔
仙人劉憑常食石桂魚今此魚鄉之人猶有桂之呼

焉其殆是歟

有鯽魚卽鮒魚也此魚旅行鯽者相卽鮒者相附也至冬而味美

有鰕虎之魚類土附而腮紅若虎善食蝦俗謂之新頰之魚

有土附之魚似黑鯉而短小附土而行不似它魚浮水故名京江錄首大而身小謂之吐鮒

有鱮魚其色黃又謂之黃頰

有針口之魚首戴針芒身長五六寸土人多取爲鱸有河豚之魚出於江海有大毒能殺人無頰無鱗與

口目能開闔能作聲是鱗中之毒品也凡烹調也度

之子目之精脊之血必盡棄之洎二皮肉肝之有斑

取之赤肝之獨包鉗之一異俱不可食凡洗宜極淨

煮宜極熟治之不中度不熟則毒于人中其毒者水

調槐花末或龍腦水或至寶丹或橄欖子皆可解也

及諸荊芥等風藥服風藥而食之者卽死物類相感

志以荊芥煮其子候如芡大易荊芥再煮至復小乃

可食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隲食河豚而死以爲

世戒楊禮部家僮三人入肆共食河豚皆卽死江南

惟稱江陰所烹調者爲良予在金陵毛鴻臚饗予出

學山
養魚經一卷
之曰乃江陰某官所遺也予曰江陰之人偶不中度
將何如豈可信也某不敢以不贊之軀試可謝之物
毛公卽命撒去此品決不可食倘遇它氏宴會饌此
亦必禁謝不食乃爲珍玉其身者斑魚似河豚而小
食者雖無恙然亦是其種類并絕之可也

養魚經一卷止

